

## “大华语”和“全球华语”

施春宏(北京语言大学)对世界各地的“华语”,有称作“全球华语”的,有称作“国际华语”或“世界华语”的。经过多年思考和探讨,学界近些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大华语”。所谓“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参见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之序)。陆俭明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华语’跟先前有人所说的‘大中华语言圈’的概念不同,‘大中华语言圈’涵盖了北京话、广州话、闽南话、客家话等;而我们所说的‘大华语’,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

就此而言,学界对“大华语”的内涵、性质和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学界大多将华语在各个地域(国家、地区)的分布视作地域变体,这些华语变体有共通之处,也有特征差异。

首先,“大华语”,在命名视角和定位基础上与“全球华语”以及“国际华语”“世界华语”等说法有区别。“全球华语”“国际华语”“世界华语”主要展现的是华语的范围性,而“大华语”贯穿着华语基础“大同”、发展方向“求同”的理念。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看,“大华语”的“大”在这里是个“区别”词,而不是“形容”词,它区别于以前一般意义上已广泛使用的“华语”概念,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拓展,引导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大华语”的提出是有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民族情怀的,所谓“华语一家亲”即是如此。这里面有内层外层、中心扩展之分,似乎体现出原型性特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如何进行语言规划、如何实施语言战略,有很大影响。

其次,从语言交际的层次性来看,两者似乎也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在一定的场合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这主要是由海外华语形成的历史和现状

所决定的。由于汉语还存在着与作为普通话/国语基础的北方方言相差较大的其他方言(当然这并不排斥这些方言跟普通话/国语有很广泛的共通之处),那么以其他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海外方言变体是否归入“大华语”中?显然,从语言谱系和地理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全球华语”的一部分,它们和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华语共同构成了“全球华语”。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觉得不妨将“大华语”和“全球华语”区别对待。浑言可同,但析言有别。就此而言,不妨给“(全球)华语”做出这样的定位:指为全世界华人使用的、以汉字作为书写载体的语言;特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即“大华语”。否则,必然有一部分“华语”(包括汉语方言)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这显然是不利于全球华语战略的。就华语研究的战略来说,也是如此。若此可行,那么“华语”就可以作为两指的概念来使用,视使用的具体情境和研究的具体目标而做差异性理解。显然,关于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尚需深入讨论。

##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与“全球华语史”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当前,全球华语或大华语已有差不多三十年的历史了。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主要着眼于共时平面,以两地或多地之间的差异描述以及相关的分析解释为主要内容,而对于其历时平面的发展变化,包括各变体及总体的形成过程以及此后的发展演变事实及其脉络等关注较少。我认为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进入学界的视野了。

全球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一、选择两个立足点。一是立足于“分”,研究全球华语各变体是怎样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具体语情及发展变化等;二是立足于“合”,即在全球华语的整体观下来观察与分析各华语子社区及各变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最新变化,即趋同性的发展变化。

二、确立两个参照。科学研究离不开比较,对